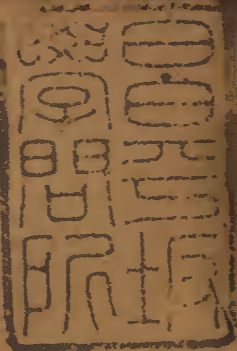


四書勸學錄

下孟五之六



三	一	六	八	漢
〇	〇	二	六	書
冊	架	函	號	門
類				

二	八	漢
七	六	書
七	〇	卷
函	二	號
架	五	類
一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5
冊數	30 (28)
函號	277 178



四書問所

四書問所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卧雲輯

告子卷五

杞柳節

凡物皆可言似獨人性不可以似言告子說猶字便錯

先單說義後兼說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以人性為

仁義為字亦指義字居多看下食色孟子子兩章便見

告子論性病在為字是謂杯棬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引蒙

既為杯棬便不是杞柳然則既為仁義便不是人性告子之喻其

謬如此 徐山琢

漢草文庫

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
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
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
義然後治由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告子爲仁義
之說是如此

杞柳卽蒲柳作兩物非是

子能節

人已戕人已賊而仁之爲仁義之爲義又安所附以見華亦祥
孟子就他爲字生出順與戕賊兩路與他商量妙蓋爲亦有順而

爲之者若率其性之自然而爲之則率性之謂道卽言以人性爲
仁義何害今以杞柳爲杯棬喻則杯棬之爲必不能不戕賊杞柳
然則仁義之爲亦戕賊人歟不曰戕賊性直曰戕賊人者因他說
杞柳以氣之成質者言也杞柳與人都是有生之質就質上說便
坐定戕賊一法了任翼聖

告子不是真要去禍仁義只是他看得性輕說天生來那有好人
爲仁義須是人去爲之耳不知如其說則做成杯棬杞柳之生意
已亡做成仁義人之生意已亡人孰不要安其生適其性何苦隨
爾做這矯揉造作害性亡生之事耶豈不是把仁義禍了任翼聖
以仁義爲性之所有則但順而致之何憚而不爲仁義以仁義

爲性之所無則必強而就之亦何愛而爲仁義是其言不爲仁
義功而爲仁義禍也

戕賊人以爲仁而天下無復有完父子戕賊人以爲義而天下
無復有完君臣是仁義存而君臣父子先亡矣

外仁義於性而以爲禍性者告子之本旨也言仁言義而有率
天下以禍仁義之名則告子所不敢居也故孟子不以禍性折
之而以禍仁義折之

湍水節

指未決之水而曰若者宜東若者宜西指未決之性而曰若者宜
舜若者宜跖而不可得指既決之水而曰若者本東若者本西指

既決之性而曰若者本舜若者本跖而亦不可得何也無分者也
儲中子

此非告子有所悔而遷他道我前見屈只是比喻得不好其實性
無仁義之說確不可移如水之湍決東也是人決西也是人性本
渾淪爲仁爲義也是人爲不仁不義也是人知人之爲不仁不義
不是性則知爲仁爲義也不是性矣 任翼聖

楊子法言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
惡人氣也者所適於善惡之鳥與告子決東決西之說是如此

水信節

人無有不善句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 廣炬訂

人之性上同於天無有不善性亦無有不善也人之性不下同於物物之性有不善人之性則無有不善也人別無所謂性善即其性水別無所謂性下即其性

告子無分於善是混善於不善混善於不善則善亦甚襍而不純無分於不善是混不善於善混不善於善則不善亦得參而中處人性之善是對無分於善一邊人無有不善是對無分於不善一邊

今夫節

此節不是為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說統就水之性言之無論搏激之未施與搏激之既去仍歸於順流即

此奔騰震蕩之時而所為沛然就下之定體自在則正不得以搏激之使然者謬謂水本無分也就人之性言之無論物欲之未交與物欲之既淨仍復其固有即擾攘攻取之會而所謂沛然至善之定體自如則又安得以物欲之使然者漫言人性本無分也曉樓極水可上之勢究竟還是無有不下則極人之為不仁不義究竟還是無有不善任翼聖

趨勢利為人所使捨己以從之縱嗜慾為己所使甘心以蹈之人之可使為不善不出此二種張惕菴

使字從搏激二字生出搏激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與前章以戕賊甚言為字同一机鋒汪靈川

生之章

告子意中是生同孟子意中是生不同白羽白雪白玉正是辨生不同處但未道破告子曰然是生同矣生同則性同故竟接然則二字而以犬性猶牛性牛性猶人性詰之告子不能答則性不同可知性之不同者正由犬牛人之生不同也安得曰生之謂性哉從來只說生同性異則白羽之白一節無著落矣

生之節

禪家說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惟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畧相似朱子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朱子

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饒雙峯

生之謂性一語是告子論性本根前後杞柳湍水食色義外之說

皆原於此吳荆山

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一邊耳體註

凡言生者皆指夫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言也如主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以為生知則誠良知能則誠良能也生之謂性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如主夫甘食悅色知覺運動者以為生知亦係良知能亦係良能也生之不可謂性也物之所以為物者亦此也魏大中

生之謂性未嘗不是但當辨人物之生所以不同處 方靈臯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直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闢是以廣生即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何嘗不是生之謂性然孟子逆知他所謂生必不是指天命之理必是指那知覺運動之氣故探其意而以白之謂白為訓既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之性而人與犬牛無別矣 任翼聖

猶白節

翼而飛者羽之性而白不足以盡羽也輕而清者雪之性而白不足以盡雪也溫而潤者玉之性而白不足以盡玉也猶之粹然與物異者人之性而蠢然與物同者不足以盡人也 諸理齋

生非性其所以得生者性然但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得生者未可知也詰之曰猶白之謂白而應之曰然則即生即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即生即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又詰之曰白羽白雪白玉之白皆同與又曰然則凡生皆性矣生與性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既當眾自供孟子牛犬之喻乃應弦而倒圓首方足橫目之民不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與物不同即喜怒哀樂愛惡欲亦何嘗與物同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告子心粗一味胡說 李安溪
告子上個然字是即生即性矣下個然字是凡生皆性矣故孟子急以然則二字折之

然則節

告子上兩章一則曰以人性為仁義再則曰人性無分於善不善猶以人言性也迨明揭其指曰生之謂性而性固不得以人異矣

王己山

告子聞言之下而不無少悚於心則即此是生即此是性斯固犬之性所必無斯固牛之性所必無矣即告子聞言之後仍自悍焉弗顧而天下之人萬世之人必有不安於為犬必有不安於為牛者矣

魏大中

杞柳之說戕賊乎人湍水之說搏激乎人而循其說之所之實犬牛乎人而有所不顧而天下直無復有人矣

王己山

上節兩然字告子應得此節然字告子應不得告子依然人也其肯以犬牛自居乎

食色節

甘之悅之是仁宜甘不宜甘宜悅不宜悅是義仁以順吾性故以仁為內義以逆吾性故以義為外告子所見如此

告子以心之愛為仁而德與理無所見以事之宜為義而心之制無所見仍是以生為性而小變其說

王學舒

仁所謂內者心之德也今以食色為性以甘悅為仁以食色之品節限制為義則甘食而至於紵兄悅色而至於樓處子其甘悅亦可為仁而私欲橫行異品節限制足以苦我而盡決而去之將隄

防一潰而狂瀾不可復制矣然孟子但就其義外窮詰而不及言其仁之非者蓋仁內之說說來猶為近似且使彼果知義之非外則欲得其防而所謂仁者之非仁亦將有以自見也

任翼聖

何以節

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

朱子

異於節

白馬白人豈誠不異只沒關係要姑如其說耳
白則人馬不異長則人馬有異果無異是義在長也外也果有異是義在長之者也非外也

任翼聖

李安溪

非有義在彼長我即不長之長者亦無如我何況有義在彼長我即欲不長之我心先有所弗安是義自有立乎長之之先而彼之長不過適動乎我長之之心而非猶是長馬之為說矣以長者為義無論楚人之長外也即吾之長亦外也以長者為義無論長吾之長非外也即長楚人之長亦非外也觀下文告子未嘗即以弟為仁而必以愛之為仁顧奈何即以長為義而不以長之為義

吾弟節

告子之意謂即以長之者為義而長之之心因人觸發終非我得主張其權亦不在我則仍是義外

陸稼書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蒙引
 愛與不愛是本於情長與亦長是迫於勢情則自然勢則勉強
 故以分內外告子之見如此

既可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我為悅亦將曰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我為悅矣既可曰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亦將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
 弟為悅矣安見長之大遠於弟長之之大遠於愛弟也

嗜秦節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嗜秦人之炙無異於嗜吾

炙物亦有然既以敬長為外則亦以嗜炙為外殊不知炙雖在
 外而所以嗜之者由心而生此以仁為內者之所明也正猶長
 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由中而出此以義為外者之所蔽也通
 節語氣如此

其視吾長無以異於楚人固知其設心不生而中之無義也已久
 即其愛吾弟而不能推諸秦人又見其愛心之薄而仁之與存者
 幾希然皆未可遽辨也始就所謂食色性者而曉以嗜炙之無異
 蓋且使反其幾之失而徐而思之亦足以救其仁之亡也李安溪

孟季章

行而宜之之謂義庸與斯須正行之妙處此章當拈行字作眼

孟子二節

使吾心本無敬也則雖遇有當敬之人亦邈然彼自彼我自我耳敬于何行義于何屬使行敬非我心也則雖遇有施敬之時亦決然以形交以貌承耳不名為敬又何名為義 王荆石

愛固內也敬亦非外行吾敬以敬人猶之行吾愛以愛人此兩用之心總之一心也仁固內也義亦非外由心之愛而仁形由心之敬而義形此異名之德總之一德也 王荆石

見以為外伯兄外也鄉人外也即再舉一叔父與弟亦無非外也見以為內敬兄吾也酌鄉人吾也即再觀夫敬叔 父敬弟更無非吾也

告子說個長猶可托詞於彼長此說個敬得不自認為吾敬乎此

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其繼為季子所難而至於不能答者尙是吾字認得不透知由中應外之為吾而未解因時制宜之亦為吾也 王已山

鄉人節

上章告子謂敬因人觸發非吾所得主此章季子謂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主微有不同 陸稼書

上章是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謂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 何義門

所敬在此而酌不先之是吾敬不能行所長在彼而敬不屬焉是所行者又絕非吾敬是我即有長之之心到底不能不為外所奪

其說視告子而加辨矣任翼聖

此是孟季子巧詞眼目在一歲二字蓋鄉人長於伯兄多歲即伯兄亦敬之為弟者自不消說惟其只長一歲則伯兄胸中殊不鄭重此鄉人而季弟乃以之移易其敬兄之心是敬長之義全不由己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已明明畫一因時制宜四字反云果在外非由內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為一哂張惕菴敬與長俱視彼此為轉移在此在彼與我無與總要打破上一吾字與一行字周聘侯

公都節

內立之等故庸與斯須不得倒行而逆施內執之權故庸與斯須

自可並行而不繆方朴山

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皆本於吾心因時而制其宜故曰皆由中出也趙氏

庸敬在兄則即敬有不行而吾敬固在於此可識未發之中斯須之敬在鄉人則即一酌之敬又未嘗非吾敬之行於此可見時措之妙且此斟酌其為庸敬為斯須者詎非吾心自有之權度乎則義之在內審矣任翼聖

同一因時制宜也見得制宜處重則是在內說得因時處重則又是在外季子即從敬在兄敬在鄉人翻出兩個則字以為因時者

敬果非吾所得主不道庸敬斯須之敬其制宜者敬固吾所自主
公都子就他兩個則字變出冬日夏日來畢竟一歲之內飲湯之
時多影個庸敬飲水之時少影個斯須之敬所因者時而因時以
制其宜者吾也則義之在內更明矣 任翼聖

時而伯兄時而鄉人猶冬可夏夏可冬也敬之無一可膠也則
斯須之說也伯兄不可為鄉人鄉人不可為伯兄猶湯非水水
非湯也敬之無一可移也則庸之說也

告子以長之同者言外故孟子亦以嗜之同者言內季子就敬之
異者言外故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徐元扈

公都章

自篇首至此合作一章看連章駁告子而季子又衍其說者故并
附之再合諸說一齊掃盡歸結處援引詩詞折衷孔子作一章大

結束

蔣東委

前五章只論個性善此章始暢言之兼論情與才性善之義始備
仇滄柱

公都四節

三說各執一見無善無不善是就本原上說故無可証可為善
可為不善是就大概習俗上看故以文武幽厲之時作証然皆
未確實指定惟第三節堯舜比于微子瞽瞍象紂又恰是君臣
父子兄弟相關親切而善不善確然不移即孔子所謂上智下

愚也世間實有此等但畢竟相近者多或人則未之及耳

乃若節

天下有過情而忘返者而終是人之過情非情之過人則性之善者自若亦有不及情而缺望者而終是人之未嘗及非情之不足於及則情之善者亦自若

戚价人

性善也故情亦善也此從本逮末之論也情善也則性亦善也此推見至隱之說也

黃陶菴

情者性之動也其情其字指性程子曰性即理也惟從性上發出來故但可以為善若從氣上發出來則可以為惡者多矣蒙存以其字指人未的

任翼聖

此節為字內已含有才字了宋羽下節若夫字即從此抽出言之

皇

為善與下為不善一例雖不是用力字然亦是人為之虛齋言只

如謂之相似非

任翼聖

因情之善可以知性之本善是此節正意而程子又云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則又因性之善而知情之無不善也作此節題當以程子意作陪以正意作主

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

邱日林

若夫節

性動而有爲之謂情性具而能爲之謂才

黃陶菴

才附於性而役於情性之欲爲善者情性之能爲善者才

儲中子

說者謂天之生人與之心而統是性情則必與之以是才而能盡是性達是情也兼性情言最妙

陸稼書

才字當依程子作氣質說孟子非不知有氣質顧以爲天性在人非氣質所得而拘其以不善罪氣質者實非氣質之罪何則就其氣質之所至盡其力而果不足焉然後可以歸之罪耳今人原未嘗竭才而曰未嘗有才故曰非才之罪也

觀下節不能盡其才句是才不幸而爲爲不善者悞非爲不善者不幸而爲才悞也

上節於可以爲善處驗之而信性善此節於所以爲不善處究之而益信性善

惻隱節

世不皆居仁由義之君子而皆有惻隱羞惡之情乃所謂性之有仁義也世不皆守禮崇智之君子而皆有恭敬是非之情乃所謂性之有禮智也

郝京山

數有字正反性無善的無字廣有性善的有字正是明性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

廣炬訂

鑠者以火銷金之名有益之之義又有損之之義仁義禮智非假諸外以益之亦非假諸外以損之鑠字有此兩義

心統性情故求之在思思惻隱則得仁思羞惡則得義思恭敬
思是非則得禮得智

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
不能盡焉耳 真西山

其得之者非其才之獨豐由有以盡其才也其失之者非其才之
獨嗇由無以盡其才也 顧涇陽

能盡其才則為堯為舜為文武其去不善也無算不能盡其才
則為瞽為象為幽厲其去善也亦無算

不能盡其才與上乃若其情二其字俱主性言性動為情如火然
泉達力用自足只為不能拓充故情但有端倪而無究竟不能盡

其才即不能盡其情於情外另疏才者非 宋羽皇

孟子他章多重情上此處似重才上蓋即一惻隱之發而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到運天下保四海也是才所能 任翼聖

惻隱羞惡情也其載而發之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
惡發揮之至仁義不可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先儒說人皆有四句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
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
為不善非才之罪甚清白 陳枚從

詩曰節

所謂仁義禮智即其有物有則者也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

其好是懿德者也 唐荆川

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於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出於天 歸震川

肖形宇宙謂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有不囿於象者即此而在稟

氣陰陽謂之非物之形則不可而有不滯於形者隨寓而存 歸震川

物則相成而民秉之彛在焉言性之皆善也語性而情在其中矣

懿德在人而公好之端生焉言情之必善也語情而才亦寓於其

中矣 郭子章

可愛可求之美不惟知德之深者而後能好也雖陷溺其心亦必

有觸之而即動者至精至粹之真不惟全體是德者而後知好也

雖牯亡之甚亦必有油然而莫遏者蓋吾之所好即吾之所秉也

陳棟

曰民曰物則知無聖凡之別

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証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

呂氏

一性耳對物而言曰則麗民而言曰秉彝因其可好曰懿德好

懿德者性善也其能好者才善也其則之秉之而能好者情善

才善皆性善也

曰有則則性非無善之可言矣曰好德則性非好暴之可言矣曰

必有則則性非有不善之可言矣 方朴山

拈天字便指出性根拈道字便指出率性拈詩及孔子便告子及

或人立破秉彜是性好德是情能好是才著故字必字并乃若乃
所謂口角俱傳出 廣炬訂

此節但將必字故字托出分明通章筋脉洞然 王礎生

富歲章

此章大意以人心義理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 任翼聖

才卽氣質氣質之說足以別異萬物使不與人同類而不能別異
斯人使不與聖人同類也 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此章既
言犬馬與我不同類上章亦言人性異於犬牛下章又言違禽獸
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
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

行之全而謂之善則是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今謂孟子專以天
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 李安溪

須拈聖人與我同類句所關以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句結穴
中間犬馬之性與人殊爲前後轉捩 王己山

富歲節

賴字只當善字與暴字爲對俗呼不肖爲無賴是也 任翼聖

非天之降才爾殊通章綱領下文十餘個同不同字只証明此殊
字 張惕菴

其心卽悅理義之心 張慶源

今夫節

麥惟失養故不同然則麥之才無不同也人惟陷溺其心故不同然則人之才無不同也任翼聖
說他不同處正要明他同處說統

故凡節

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意翼註
清出聖人語意畧頓留下先得一層蔣東委

籠子節

論其形則口耳目其形之相似誠與足無異若不第論其形則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有不必其一致者此節引起下三節不重足同上故末節應上去足同一段

口之節

犬馬之性所不得與人齊者形氣特於外而性變於中今使加犬馬之足以履屨使易牙和味而進之侑之以師曠之聲陳之以子都之姣吾知其踣頓白絕不與人共其嗜好決也如是而曰心之然否不與人同吾亦曰心之然否不與人同也李安溪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此兩句為大關鍵犬馬不特性與人殊氣質亦與人殊沐猴被以衣冠則裂而去之西施毛嬙人見之屬目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鸞海鳥以太牢鐘鼓則膜眩悲憂不食而死如是而曰心之然否不與人同宜也氣質陷之也人則不特性與聖人同即氣質亦與聖人同易牙聖於味師曠聖

於音我得而食之聽之聖人聖於理義我獨趨而避之不過自暴

自棄豈其性與人殊哉 張惕菴

口之於味詳先透出先得字為末節猶芻豢伏案 任翼聖

左傳僖公十七年雍巫有寵於衛共姬杜註雍人名巫即易牙

此以下二節文義曠聯口之於味句聯貫耳目兩項故章末結

句正與此節相應

使口之口指易牙之口下其字我字較有着落 汪靈川

惟耳二節 此二節須看天下二字口之於味亦有嗜有不嗜耳之於聲亦有聽有不聽目之於色亦有美有不美而中期於易牙期於師

曠知子都之狡思之則天下之口耳目未有不相似者 子都

鄭大夫公孫闕

故曰節

然非然否之然即下文所謂悅也 廣炬訂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為理因物附物之謂處物為義 高景逸

謂之理而仍謂之心之理謂之義而仍謂之心之義 陸虔若

理具於物而萬物皆備於吾心是萬物之理皆一心之理義具

於事而萬事悉裁於吾心是萬事之義皆一心之義

我心之我即是聖人之我非以聖人之心得我心也此方是同類

意 呂無黨

心卽有不同然亦我之自異於我心而非聖人之有異於我心也
吳自牧

先得二字對陷溺者言之若執定仍是降才爾殊疑根矣廣炬訂

我或陷溺聖人不陷溺陷溺則心違理義將由失以返於得其
得也稍後耳不陷溺則心卽理義無所失而無不得其得也不
過先耳

以其先得故人也而謂之聖以其得所同然故聖也而謂之人
理義爲心所同然但我見理而後然之聖人則先窮此理而得之
我見義而後然之聖人則先精此義而得之要其所得卽此同然
之理義而非他也故理義之悅我心自聖人之心以至於衆人之

心無有不悅理義者也猶芻豢之悅我口自聖人之口以至於衆
人之口無有不悅芻豢者也然則聖人之得也胡以得唯信其同
然是以得也而實無所得也衆人之失也胡以失惟不信其同然
是以失也而實未嘗失也楊貞復
悅比然較深說統

牛山章

此章於尙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剝復靡不顯聞
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變前文之雅奧躋行路於聖域先儒所謂
亞聖之才是也李安溪

此又承上章陷溺其心來從心說到才亦以明性之善也任翼聖
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乘乎氣而因之有存亡出人者人心也李安溪

首節借山言性次節就人言情末節乃歸之於心中間特提出仁義之心目之爲良驗之於好惡橫渠所謂心統性情也孟子前數章本是言性而心不存則性不可得而養故此章爲不知求放心者特痛加捧喝親切提撕王已山

牛山節

近郊則伐之者便喻欲之易溺大國則伐之者多喻衆欲之攻下

旦旦字正照此任翼聖

雖存節

雖字不根上節若云據今而言仁義之心似乎無矣雖然若循本而論存乎人者豈遂無是心哉就放失後追論從前是推原感慨語廣炬訂

日之所作夜固有暫焉而憇者夜之所憇日亦有暫然而休者故云日夜之所息李安溪

夜息其常日息其暫日夜二字有平有欹有分有串

當其紛然未嘗無好惡也而心汨於氣之中自不能以其制心者制氣當其寂然若未有好惡也而氣澄於心之靜遂得以其息氣者息心曹峩雪

一陽來復則有以見天地之心萬物未交則可以驗最初之體李安

日夜所息當就無所作爲補出氣定而性復之意然後轉出平旦清明良心必有發見方得 何義門

孟子言性善驗之情言情善驗之平旦好惡最妙 陸稼書

浩氣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 許東陽

好惡是心平旦是氣得養之心氣悉斂而隨心之運已放之心反俯而賴氣之存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

未放之初心爲主而氣爲輔心清則氣亦清焉及既放之後氣

反爲主而心反爲從氣濁則心亦濁焉

日夜皆有所生息只不爲惡時良心便生所以必說平旦者日間昏於物欲難得清明夜間睡未醒時亦無考驗惟平旦未與物接而一念之動忽露良心之真故一定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曰與人相近此人字便對禽獸字看非人我之人字也 李岱雲

人即自家面孔近即依稀本來不必又另取他人對照 項仲昭

幾希與前不同前就稟受之初氣之邪正理之偏全上說但危其詞曰幾希其實稟受之異於禽獸者未嘗少也此指放失之後單靠平旦時一點良心偶露真是少也 李岱雲

天心仁愛天下也只在此幾希聖人救濟天下也只靠此幾希天

下之不相率而禽獸也幸有此幾希乃卒相率而禽獸而不知也
誰復問此幾希

徐山琢

牯之反覆於是乘清夜而養者至此不能養也何也清夜亦牯亡
之時也於是乘清夜之餘而見者至此亦不能見也何也清夜之
餘亦牯亡之餘也

章大力

不足存中便藏平旦亦不能清一轉

俞寧世

日夜非無所息也向之所息者能生而今之所息者已槁無復好
惡之萌蘖矣向所息者猶動後之機而今所息者即動中之境全
是昏氣之紛擾矣其營營於寤寐者皆醜然而抱禽獸之情者
也擾擾於旦晝者皆醜然而負禽獸之狀者也

高蘇生

上言日夜所息而下專言夜氣者初間則日夜有所息及牯之
反覆則惟有夜之所息耳日字不得放過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間牯
亡循還不已則夜氣所生息漸漸消泯此一綫漸滅良心乃喪
盡矣

山言性靜也人言情動也惟有血氣為有情若性則無物不有故
山亦有性生物其性也孟子論性以才故借山喻性借材木喻才

郝京山

不曰性而曰情從上好惡來好惡是情之發露處口晝牯亡而違
禽獸不遠都不是自然之情故曰豈人之情

汪靈川

此兩節言人心喪失之易却正言人心喪失之難隨處發生旋復漸滅所以甚夫皓亡反覆之禍正為下文養字張本

故苟節

養兼未失而保既失而復二意物不止人心山木而人心山木亦在其中

王觀壽

心之良以天勝而其常良以人勝

汪熙化

心之為物本無物也故益之而不容增損之而不容減固其渾淪之體其為物亦神物也有待而長而長不可恃有待而消而消不可限亦其變幻之机非長則消而勢無中立倏消倏長而體非故常乘得失為兩分而判若岐路隨得失以互禪而速如轉圜蓋養

之係於心匪細矣

汪熙化

孔子節

雖存乎人者之存專靠了天操則存之存是人事

徐山琢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朱子

其存也不自存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允執其中敬以直之義以方之而不孤其德則虛靈之本惺惺於嚴肅之內而於是乎存矣其亡也不自亡也二以貳之三以參之而甘於自暴逸以滅之怠以荒之而安於自棄則邪妄之感憧憧於往來之交而於是乎

亡矣

薛方山

操存舍亡不平操則存則字有力惟操始存也一舍則亡矣惟操時少而舍時多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張爾公

一操一舍其時判焉操舍無時故出入無時也一存一亡其鄉易焉操舍無鄉故出入無鄉也

郭水容

既莫知其出又安知出焉者之經於何途既莫知其人又安知入焉者之歸於何所

吳七雲

心之體合乎性與覺而得名故其幾立乎善與惡而為介方其存而入也是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心之本然如是也心之為也及其亡而出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心之流失如是也亦心之為也

善反其氣而禦外物則心存心存則性可得而養矣

李安溪

其舍也亡而出矣何以亦謂之心一是道心一是人心道心心也人心亦心也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入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為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

呂氏

存亦存此幾希亡亦亡此幾希 日夜之息旦晝之牯即操舍二字根源但息與牯說得大說得緩操與舍說得細說得速無

時無鄉申明兩則字真乃間不容髮

此節不是贊心之神明蓋心本活物有主而活則此無時無鄉者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則此無時無鄉者天下之至險也操之鳥可已乎 廣炬訂

無或二節

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此云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即云非天之降才爾殊由不肯專心致志也 蔡虛齋

此承上章苟失其養來不重責王不親君子上故章首不敘明何王及因何事而發 任翼聖

見孺便是王心不專下節決上節之意非上喻見少下喻不專 鍾伯

敬

見孺既不勝寒况有鴻鵠之馳是寒雖在退而寒之根則已在見之時矣 楊維斗

今夫節

思射鴻鵠故寒之者至則非人主不智之患而好智之患也

不專心致志與智弗若針鋒緊對不專心致志而可得則可惑乎不智不專心致志而弗若人又何疑於不智 韓慕廬

彼蓋不以鴻鵠生心而以心生鴻鵠又不徒悅鴻鵠於已至而且擬鴻鵠於將至 李嗣京

一枰之上而不能知一鳥未過而輒知之此聰明有餘之驗也 陳大

誨奕雖動鴻鵠奪之講幄雖殷羣小敗之鴻鵠不能奪心而心自
奪羣小不能敗志而志先敗至今千古之智主而為千古之迷主
也吾真無如何也 項水心

魚我章

世人只解重萬鍾萬鍾不特重於義且重於生有萬鍾則舍義而
取生無萬鍾即舍生而取義其所以求生只為宮室妻妾種種撇
不下無此種種即不必生雖大小不同而為則一孟子此章要人
識得宮室妻妾種種無與於己則一切不為所動無往而不為義
矣 俞樹川

把生死關勘破富貴關人有身生死尚且不顧身外種種又足戀
乎 廣炬訂

人有心而欲惡生焉然欲之害心也深於惡蓋貧賤之時多見可
惡故心以危而得生富貴之時多見可欲故心以安而恒溺 趙衍

魚我節

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心也 說統

生亦四節

兩甚字須就人心本然欲惡中看出方不是泛論道理 王己山
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
陸稼書

人生一死耳以義成吾死雖死必尊而况如生之氣永著於人間是死而未嘗死也未嘗死是欲者與甚欲者兩全之也以不義逃吾生雖生雖賤而以己死之質強存於人世是生而未嘗生也未嘗生是惡者與甚惡者兩傷之也

張魯叟

一節

不受之心卽辨禮義之真心

生死二字應前得之則生必不苟得而生是所欲有甚於生弗得則死寧不得而死是所惡有甚於死

萬鍾節

能辨禮義之心前此有明証矣豈以萬鍾而無哉其不辨也乃

所以受之爾矣

萬鍾無加於死亦無加於生試思萬鍾在而我仍不在則雖欲益之而不得萬鍾不在而我仍在則雖欲附之而無從

趙明遠

所識窮乏得我猶是周給之義何至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同類而議曰得我仍爲我計也非爲相識也

人之所欲卽莫甚於生而此數者得之不關於生何一若所欲有甚於生人之所惡卽莫甚於死而此數者弗得亦不至於死何一若所惡有甚於死

簞豆之噉蹴自他人與之萬鍾之無禮義自我求之人辱我故恥我自辱故迷一也簞豆利小萬鍾利大者不過一飽故易忍大

四書卷五
者衆欲取給故難忘二也噉蹴是猝然來加萬鍾是垂涎已久猝
至者無心故直應久欲者積習故迷心三也噉蹴辱人於覲面故
恒情難堪萬鍾乞哀於昏夜行同鬼魅正欲驕人四也人所以喪失
至此只是弗思於我何加是亦不可以已乎正要他思思則得之
矣 郝京山

行乞之人所以不受簞豆而死者無此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之
戀戀耳

鄉爲節

人至於一死而其累乃盡若共生也多壽則多辱惟不死有以悞
之也甚矣天之成人者欲其死而敗人者欲其生也 楊維斗

向之寧死不受者本心也今之可已不已者失其本心也甘世味
而昧生死之大溺紛華而滅性命之原彼方矜其宮室之巍巍妻
妾之佳麗稱功誦德者之滿前而不知行道乞人已竊嘆其後矣
孫興公

舍生取義只爲義乃其本心也舍生取義則得其本心舍義取
生則失其本心得其本心雖行人乞人可方軌於賢者失其本
心雖復日享萬鍾而曾行人乞人之不若夫人而行人乞人之
不若卽又何以爲人乎哉

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微敲此之謂失其本心抗聲直喝 任翼聖

仁人節

說統

喚醒人處全在兩個人字上

心統性情而未發為性仁為心之德也已發為情仁為愛之理也

李安溪

天之生理命於人而為心人之生理涵於心而為仁無是仁則無是心無是心則無是人矣

儲中子

仁義有二名無二體一靈惺惺一理渾涵為萬事萬物之宰生意活潑故謂之仁由此以制事裁物即為義蓋心為根本而化裁即路但心宰於無而義動於有故以義為率由之路而以仁為主持之心其實一心也

郝京山

仁之存即心之體仁之發即心之用處經而義有宜即經之路處

變而義有權即變之路

方朴山

舍其節

上節從仁說到義由體及用也此節從路說回心溯流尋源也偏言之則仁心也義路也專言之則仁義無非心也

李安溪

人有節

雞犬放則知求因其所為有耳故上先著一有字

蔣東委

知其為吾固有則求不知為吾固有則不求

任翼聖

靜時昏亂時擾

朱子

放心有二一者昏惰悠悠蕩蕩無所用心一者散亂逐逐營營機巧百出

郝京山

知求則心在矣雞犬却須尋求此心不待宛轉尋求 求放心非
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
只操底便是已收之心 朱子

求放心卽是求仁

學問節

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
朱子

學問非一端或稽於古人之傳記或勤於歲月之刮磨皆學也或
質於先覺之論定或得於朋來之講習皆問也 窮理致知之事
卽專心致志之方終身亶亶之功卽常日惺惺之法 林亭山

靜而知所求焉則心不放於靜矣蓋靜無主則昏昏卽放也學問
之道息有養瞬有存凡以閑其放使不馳於外耳動而知所求焉
則心不放於動矣蓋動無主則妄妄卽放也學問之道言有教動有
法凡以收其放使復還於我耳 王方麓

蓋惟求放心之道必出於學問故神明之地不致淪於虛無亦惟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故精微之理不致荒於馳騫 張爾公

知心爲學問之本則惕然朝夕常惺惺而不寐此尊德性以道問
學之道也而離心則無以爲學和學問爲求心之要則日月就將
常日新而不已此明善以復其初之道也而舍學則何以事心 李
溪

存是心以學問則學為自得之學而非口耳之學學問以求放心則心為有主之心而非紛擾之心 儻中子

心為學問之本學問為求心之要融貫二說義理始備 王耘渠

學焉問焉而心之氣日以清明力日以強固者此下學之本也心有清明之用而由之以窮神有強固之能而由之以達化此上達之階也 劉大山

體用對言則有心與路之別其實仁義皆根於心仁在心內義亦不在心外心之所以為主宰者仁也心之所以為斷制者義也求心兼仁義說方合

今有章

此因上不知求而言 任翼聖

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為喻 魏承蒼

如不忍之心屈於所忍不為之心屈於所為養小則大者不得伸養其大者不得伸若君子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常伸矣此之求伸不在人而在己能伸之者不在遠而在近却反不知故曰不知類 郝京山

放心不知求非特不知類直不知有心直不知心不若人更何處說知惡

指不若人人字還是常人心不若人人字就是大人 張慶源

屈之與屈伸之與伸類之同也而用惡之情有別此不達於類之同也而指之屈伸與心之屈伸類之異也而用惡之情倒置此不辨於類之異也

拱把節

上二章以心言此二章又以身言者身之本在心喪其心即喪其身也但人說喪身則知其害說喪心則不知其害故切言之所以養身全在心上下章始詳言之

任翼聖

人亦未常不曰養但知聲色以養耳目嗜欲以養口體適以自戕其身而非所以生之愛之也所以養之不過無以小害大賤害貴而已

李岱雲

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愛之愛之則養之養之而乃以生之夫養之而乃以生之則是不知所以養之者之必不能以生之也

方朴山

不若桐梓承上章不若人跌進一步

人之章

此承上章所以養而言

任翼聖

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

吳因之

兩有字正考於己而見者

廣矩訂

貴賤以等級言小大以分量言貴賤因乎小大平發中宜有端引為下二句地

馬天常

公都章

此承上養大小而言纔明出心字

任翼聖

上章只舉養小此多說從大一法一戒各具醒悟

蔣東委

公都節

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任其驅逐

蔡虛齋

從大體無工夫工夫在先立乎其大

任翼聖

養是用功從是成功

張楊菴

鈞是節

其初耳目為主而聲色為客無來而不迎其究聲色為君而耳目

為臣無呼而不出

高蘇生

交之於前實開引之之端引之於後實固交之之迹

唐就

兩官字便含天與意

蔣東委

心統魂魄能知來魄能藏往思字該此兩義

耳之官在聽而思其當聽與不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
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聽與不當聽之理遂了然吾前也目之官
在視而思其當視與不當視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
之官而所以當視與不當視之理遂了然吾前也心之官則思此
思字雜形氣理欲在內思則得之思字方是慎思若兩思字作一
樣看則不思者豈盡灰槁其心乎

艾千子

得之謂心存而視聽得其理不得謂心亡而視聽失其理

郝京山

思則得之二句與操存舍亡不同不得者思未及即不得不對失

看揚維節

心之體至虛虛則物不能擾心之用至靈靈則物不能雜思則得之惟其心無所馳無所蔽而已不思卽蔽於物之謂非必枯槁其心也

思則得之兩句只是形容心官之重見不可不盡其職以起下先立之意下先立方是大人用功實在處思則得之單指動念時說先立乃靜時有敬以直內之功動時又有慎思之用兩層孫若士

不睹不聞之始敬以直內而思之源以清莫見莫顯之交慎以察機而思之用以盡先字具此兩義

小不能奪有二義一云耳目不能奪心此承先立意爲切一云外物不能奪耳目此趨下大人意爲切二義自可兼到

江靈川

有天二節

有仁焉於德爲元是代天育養萬物者也善之長也有義焉于德爲利是代天裁成萬物者也善之用也有忠與信焉于德爲貞是代天固結萬物者也善之實也天爵盡於此乎而未也以此善而存之於己則樂在固有而不窮以此善而推之於物則樂在同人而不厭凡爵皆從異而此爵獨從同是天之仁愛斯人而予以大公之寵綏也第以參贊位育爲靖共存心養性爲匪懈於此見天之所予我者非偶然凡爵皆見分而此爵獨見合是天之厚與斯

人而一任智愚之取攜也第以性反之故而分崇卑危微之介而
爭予奪於此見我之所以承天者不可苟費克明

仁義禮智信皆天爵此不及禮智者言仁則該智言義則該禮也
言信又加忠者內盡吾心而無欺斯外盡物理而無欺也合內外
而統於一誠也樂善者秉懿之好其不倦則所受於天命之不已
也忠信無所為而為之暗對要字樂善深嗜篤好暗對棄字不倦
歷久不渝暗對亡字天之爵人既與以至貴之名又畀以自享之
實又使之保有而不亡篤厚寵綏至於如此其隆重何如任翼聖
樂是性自不容已不涉工夫楊維節

天爵統上下言之草茅布衣由此進德王公大人由此居業皆

爵也

古者或有仁義忠信而不盡公卿大夫者終未有公卿大夫而不
為仁義忠信者則亦何人爵之非天爵哉惟其人異於古人而始
有所謂天爵矣始有所謂人爵矣許自俊

天爵修人爵自從要人爵必修天爵天爵棄人爵終亡天爵貴
乎人爵貴乎

古之節

人主使人為公卿為大夫苟非仁義忠信之人則名位不重故人
主常有求於士士誠有仁義有忠信即無公卿大夫而道德自尊
故士無求於人主馮具區

從之是孟子言中所有古人意中所無修之不必從之非修之
即從之也不從之而亦修之非爲從之而乃修之也公卿大夫
秩有崇卑却因其德之大小從字勿混過

今之節

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運
之升降皆出於此

說統

古之公卿大夫皆仁義忠信之人今之公卿大夫皆不仁不義
不忠不信之人

以要人爵則修之時已棄其天爵矣

方望溪

古人從之之餘仍自行其修之之素今人要之之日已預蓄其

棄之之心

修天爵以要人爵以聖賢之說斷之道德既有不純惑也得人
爵而棄天爵即以流俗之見商之富貴何以長守惑之甚也

天爵修而人爵不至者亦有之天爵棄而人爵不亡者亦有之然
此只是氣數之變

任翼聖

欲貴節

一章神髓在弗思耳三字貴於己與人之貴兩兩對勘正爲思
字開門路不願膏粱不願文繡下兩所以字正爲思字抉根柢
下文言仁義又言聞譽不獨己貴之人亦貴之也可貴之實在
一有字

人之節

貴出於趙孟微特異日之賤我我失其貴即今日之貴我我已甚賤何也彼能貴我則已出我之上矣

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諡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諡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卹諡襄子亦稱趙孟示兒編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吳斗南

詩云節

仁義之積中為飽仁義之彰著於外為聞譽須提仁義二字作主

無與我仁者故亦無奪我仁無與我義者故亦無奪我義此非

飽者不知也而人未之思也未嘗求聞於人故聞之令也無窮未嘗于譽於人故譽之廣也無既此非施於身者不見也而人未之思也 所以二字即是思處

有道之士原不必盡藜藿碩望之儒原不必盡韋布縱身享大烹之奉被九章之榮亦不過淡泊相遭其自視欲然原無異於疏水短褐耳胡會思

兩人字應前人之所貴之人字欲貴者只見膏梁文繡而不知為人之膏梁人之文繡也始也忘乎己而維知其人在人繼也知有人而并忘其在人矣

君子學道不厭豈其求飽為善不近名何心於譽蓋就世俗所願

而舉此以相形耳郝京山

仁義亦欲貴者所借資非全不知仁義也但假仁竊義本無飽施之實耳

仁之節

為仁不力其心本自不會欲勝王己山

文子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文子周平王時

人孟子之言蓋本於此容齋三筆

謂是他人謂之若自諉意又在下終必亡內陸稼書

天爵章終對始言謂始而天爵亡終而人爵亦亡也故終字在亦字上此章亦字對人言謂既助於不仁之人亦且自怠於為仁也

故亦字在終字上周聘侯

五穀節

學必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沈無回

外合而內離者其弊襲始勤而終怠者其功廢後事而先得者其心襍暫存而忽亡者其機息郝京山

一暴十寒以間斷而不熟進銳退速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長以強制而不熟馬君常

蕪稗二物皆有米而細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說仁字兼學問事功熟之就用功上說楊維斗

熟字無工夫熟之却有工夫學問以封殖之力行以畊穫之無

舍之而不耘無樞之而助長至於優游饜飫之後從容於天理和順於道德則熟矣

不如莠稗是理消欲長之喻不如者只是失其所以為美耳朱註
支甚 廣矩訂

羿之章

存心養性中道之志穀居仁由義立德之規矩 郝京山

志心所致以事所循 任翼聖

羿者司射之官之通名若高辛時以羿能去下地之難賜彤弓噐矢唐堯時之羿殺篡竊禽封豕誅鑿齒戮九嬰而民復生非有窮之君也 任翼聖

道無形也而法所以為之據心無定也而法所以示之依

人師羿而羿復師穀人師大匠而大匠復師規矩 張魯叟

有予以穀與規矩而弗得者未有離穀與規矩而得者也有善用穀與規矩而獨造者未有廢穀與規矩而有造者也

公孫丑章為不及乎法者言此章為欲過乎法者言 輯五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臥雲輯

任人卷六

任人章

此章不是論禮任人只借此作個題目攻性善二字孟子卽就食色二字中切實指出性善世不乏飢而死之人終兄而奪之食不稍概見世不乏失偶無妻之人踰墻樓處子亦罕其人者何也人性皆善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張惕菴

黔婁不食嗟來之食君子以其謝也爲可受大舜不告而娶君

子以爲全孝道而得變之中可知禮兼常變不拘守小節而重傷生廢倫則食色之當重亦卽禮之權宜也任人不知此據其偏重以爲食色勝于禮堯其論勢不至紵兄臂而得食攫處子而得妻不止惟通其變以順人情立其常以明大法而上下爭論之端塞矣男女內外之分嚴矣此孟子折任人之微旨也

任人四節

食色以禮爲重輕不與禮相爲重輕廬米人

任人之論特以恣口談究其意未嘗不知食色之輕而禮之重也不知岑樓之高胡爲加寸木于岑樓不知金之重胡爲舉輿羽以敵鈞金不知禮之重胡爲取食色之重而較禮之輕是任人明知禮重而故抑之者也

不揣二節

兩節皆賓也重字乃賓中之主並提對較者非楊子常

二節大旨雖總言其不可偏較然語氣却一正一反上是據任人之說而喻之言偏較則欲重于理下是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理欲當論大分非偏較之謂故兩節當緊承說言苟不論大分但較其一偏則食色反重于禮猶寸木反高于岑樓殊不知禮之重于食色也謂其大分也豈謂一鈞之金與全輿之羽相較之謂哉仇澹桂

上言升寸木于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食色此言鈞金不可

與輿羽較是言任人有意輕禮兩節于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
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揭明耳 集解

本末輕重兩喻不平必先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任人于食
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于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輕

重必先審本末 任翼聖

參之以哀益之私因以奪乎盈虛之分于此而謂金為輕可也于
此而定其為輕不可也蓋金以鉤而輕則輕固非其常也而金之
質固自在也權之以低昂之變因以反乎物則之常于此而謂羽
為重可也于此而定其為重不可也蓋羽以一輿而重則重固非
其常也而羽之質固自在也 胡思泉

取食一節

紵縛繩也紵兄之臂者縛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縛繩然也 學林

曹交章

為之一二字正此章要領服堯等與歸求皆所以為之也指出孝弟
正為字下手實落功夫處 廣矩訂

曹交一節

曹交註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
矣曹交蓋以國為氏也 困學紀聞

曹交問意重在皆字上孟子荅意重在為字上 說統

文王身長十尺有四乳 帝王世紀

成湯長九尺有六寸見孔叢子今交言九尺殆舉成數言與四書
經註集證

食粟而已是曹交謙詞不可認真作尖薄相張惕菴

奚有節

奚有于是是字或以爲指形體言或以爲緊承食粟而已對照不
勝爲患故以無力有力人爲說味通節語意以後說爲長王已山

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烏獲任鄙孟說皆至大官秦本紀

全節只呼醒弗爲耳三字馬君常

論世運或謂其中天而生要之亦天所生之人也未必不可至也
當時百僚相師而都俞一堂有明徵矣論氣數或謂其間世而出

要之爲世所有之人也未必不可及也自古聖王代作而授受一
道可概見矣萬國欽

徐行節

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于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于
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微發于
人尤爲切至也輔慶源

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此一
意也又堯之於變必本於九族舜之風動必於齊夔許多至廣至
大至精至微的道理都從孝弟做起此孝弟是爲堯舜下手處徐
行後長又是孝弟之下手處陸稼書

非以孝弟了道謂堯舜之道從此做出耳時義說堯舜只一孝弟
便了真是死于句下 章胡茲

凡爲人子者各具一勳華之量而一聖者爲人之所能爲以盡子
道者也孝之外無勳華也凡爲人弟者各執一巍蕩之體而一聖
者爲人之所能爲以盡弟道者也弟以外無巍蕩也 閩石簣

孝弟爲仁義之實推而放之則仁之至義之盡道已無餘量矣
孝弟爲知能之良擴而充之則無不知無不能道已無餘蘊矣
如此看而已矣二字纔見的實

堯舜可爲只是孝弟可爲耳人皆可爲孝子人皆可爲弟弟如
是者卽堯如是者卽舜所以人皆可爲堯舜

子服節

堯服寧樸毋華寧平毋奇孝弟之服也堯言寧拙毋巧寧訥毋多
堯行寧卑毋亢寧拘毋肆孝弟之言行也桀服過爲奢麗過爲奇
衰桀言務爲虛誕躁妄桀行一切矜高侈肆皆與孝弟相反者也
能爲堯則必能爲舜出於堯則必入於桀 陸稼書

曹交衣冠言動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
手驟告以大學猶無基而厚墉適增其病而已故所以告之者如
此欲其反而求之小學也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要處 陸稼書

曹交從尺寸長短上論湯文孟子亦從衣服言行上論堯舜與癡
人說法正妙在淺 馬君常

交得節

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懷安意且假則後面未必長久日可以則此時尙未定奪任翼聖

夫道節

夫道便指孝弟大路直在良知上說不曰難能而曰難知者蓋為是要自己發奮的知則師所啟發的道既易知故曰有餘師只消為去便了廣矩訂

心在則道在道在則師在顧涇湯

師不餘于人而餘于求之者不自棄之身與其不自安之心張曉樓歸而求孝有餘孝矣歸而求弟有餘弟矣

小弁章

小弁之詩怨而太子固未嘗怨也怨則未有不慕也驪山之禍千古未聞殺父之仇一旅莫問倘以大聖人終身慕親之義責平王我知其無所逃罪矣嗚呼豈非怨之不終以至此哉張京江

小弁之心即大舜怨慕之心惜乎平王之有斯心而不能久也疲民力以成申而忘申侯之得罪于而父使宰臣而歸賄而忘艷妻之得志于而母蓋孔子于此而知周道之衰也假令小弁之詩而卒有是心是必不忘乎親以卹宗國之闕周之為周又豈有東遷不復之禍哉君子留連詩書痛夫後之漸即于悖淫蕩然忘其憂思不足以塞其為子為人之責猶幸夫初之未離乎師傅殷然形

其悱惻庶幾猶足以付于變風變雅之林夫孔子刪詩而不棄小弁意其與贊舜之心同歸乎何可議哉

李安溪

怨不是徒然感嘆未廢之先既廢之後應有許多感格妙用如舜之夔夔齋栗聰亦允若方是怨慕若平王者驪山釀禍黍離興悲惟不能怨故致此耳而顧以怨病之哉此章文大約蔽罪宜曰歸美詩人幾同小弁于虞舜矣然細思小弁詞意未為甚純迹其明我罪之伊何悼信纜之如屈居已於無罪而予親以不慈與大舜之怨豈可同日語者孟子節取其詩所以甚平王之不孝原非極口稱許使不善讀孟子而反泥小弁又未免開後世怨親之階黃陶菴文謂小弁之人可議小弁之詩不可議

似未甚允

小弁詩當是太子自作若出自太子之傳怨字便不親切蘇子由嘗辨之

詩小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朱子依詩序中山王劉勝則以小弁為尹吉甫之子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趙氏孟十註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俱與詩序不合又一說也

小弁節

竹書紀年載幽王三年娶褒姒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八年幽

王立褒姒之子爲太子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周
弑之及王子伯盤虜侯姒申侯魯侯鄭男秦子立宜曰于申虢公
立王子余臣于携摠史記卽伯服左傳所謂携王妣命是也平王
元年王東徙洛邑晉文侯會諸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携其事蹟如此

顧尖武

幽王未廢宜曰而宜曰遽出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
卽不可謂宜白與聞乎弑不可謂宜白不與聞乎寇矣又况旣立
之後遣師成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
不知申侯弑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白爲小人并其詩
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問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
爲小人也蓋宜白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白不怨而其傳道
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竦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
小人哉

任翼聖

固哉節

高子子夏門人又事孟子年老矣故孟子稱曰叟

任翼聖

上著有人于此而下曰越人射之其兄射之是射卽射此人其兄
卽此人之兄蓋人射我而我無以取之則可以情遣可以理喻不
則禽獸何難趨避已耳若兄射我則骨肉大變可付之談笑乎涕
泣而道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以兄弟大變喻平王父子大變也舊
說觀越人與其兄射人其兄觀者之兄非是

任翼聖

按比魏孝武引古經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任說本此

幸哉小弁之猶有斯怨乎苟能積至誠惻怛之思以覺悟夫信讒之君子使后得正乎內嫡不放乎外而茂草之鞠能消患于未形也怨之深則親之至奈何其道有所自止也惜哉小弁之徒有斯怨耳未能致引咎迫切之意而徒諉于我生之不辰使父終不能悔禍子終不能解憂而舟流之屈徒傷心于莫救也親止于此仁亦止于此然而其情有所未忘也

張大受

凱風二節

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鄭箋云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志孔氏正義云此母有欲嫁之心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李适仲毛詩集解云七子自責使母得留于家而不嫁是凱風之母但有欲嫁之心尙無改適之事孟子註疏亦云七子之母非穉齒子幼比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欲字須玩是心中不乾淨處故曰過小未若幽王之事已行禍及天下也此是過分大小處如俗說謂失節之過在一身故小廢嫡之禍在宗社故大是聖賢論過不在性分而在勢分矣舜何必竊負而逃夫子何必不為衛輒乎况此母並未失節安可令其含冤千古

魯曾焜

孔穎達疏云母不安其室但心不安爾仍在室也孝子自責已

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母心也何義門讀書記極取之會說本此

過大按下䟽字夫子所謂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愛也過小按下不可字傳所謂不安其室也陳定宇謂過大是事關宗社過小事止一身如其說則夷齊當念孤竹而怨舜之于田宜談笑矣非是任翼聖

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若凱風改嫁為小過則娶寵褒姒亦非大過矣張揚菴

不可謂情意嫉妬卽不安意不可在親磯在子磯是大石入江處母情欲橫流有似乎水而子以正義明阻之則如橫石當水水必怒而衝激震盪是水未必怒以激于石而遽怒也任翼聖

象山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足之地也與集註不合又一說

孔子節

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為斷却露一幕字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其所以為仁孝耳說統
小弁之怨自與舜天懸地隔只言舜猶有怨豈小弁之怨便為小人乎破他說詩之固若認真以平王與舜較量其固又甚于高叟矣任翼聖

宋經章

孟子道不行于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于遊說之士惓惓救世之思也

徐思曠

救戰國言利之禍發于梁惠則正君發于宋桎則覺世是七篇中兩章大書

宋桎三節

宋桎卽宋榮子見莊周逍遙遊篇註又莊周稱其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于衷願天下之安寧以活人命也

宋桎名鉏與輕同與孟子同時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註云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鉏俱游稷下

然則孟子固嘗與宋鉏有舊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

撫餘

石邱宋地時孟子遊宋故適相值

宋桎先言見楚意在楚也是時楚懷王爲張儀所紿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令與齊絕交楚信之遣使言齊秦伐楚而齊不救大敗楚遂取漢中懷王大興師欲深入擊秦此其事也曲固在秦覺由楚起故欲先說楚而罷之

張揚菴

以利說秦楚此其說之必遇者以仁義說秦楚此其說之必不遇者然說而必求其遇是卽說者之利也聖賢豈論遇不遇哉

先生節

號亦只是虛名然號在此人心趨向卽在此 任翼聖

號者其名也而進說于王公大人之前則名卽其實號者其始也而及乎發名成業之後則卽始要終故毋輕言號也

以利節

上下兩節不平看此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于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 集解

王悅是上倡三軍悅是下應下應從上倡來 任翼聖

陳新安云構兵顯害人之身言利隱害人之心構兵變速而禍小言利變遲而禍大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是君臣父子兄弟間皆秦楚也利足以罷秦

楚之兵而利復以構君臣父子兄弟成秦楚之難其又將何以罷之哉 劉大山

以仁節

仁義大率如殺一不辜非仁取非其有非義意 任翼聖

通章重在闢利字蓋必去利乃能懷仁義仁義正利字對症之藥利之中絕無仁義而仁義中容或有利則亦不成仁義拙眼只見上下句皆仁義字便略過去利二字而不知正題之筋脉所在也未句一相字則不止臣子弟懷仁義而君父兄亦無不仁義矣

居鄒章

四書章句
交際子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
權也 呂氏

居鄒二節

孟子在梁二年惠王卒孟子去梁反于鄒是年齊置稷下館廣
招賢者孟子至齊見王于崇退至于平陸孟子鄒人故云居鄒
平陸客地故云處于平陸齊飢王發黨邑以賑民王命孟子為
賓師館于雪宮孟子母卒歸葬于魯反止于嬴皆在是年
季為攝主一旦有境外交陰聘名士亦將見裁于法何況委監國
之重修布衣之歡握手而去是殆不可季子之不來孟子之所深
是也但能修禮于天下賢士亦濁世之佳公子矣 陳臥子

之任見季子原居鄒時事彼時不問者一往一來施報之常原不
必問也不見儲子可疑便道而不見元可疑故牽舊事以相較意
重不見儲子邊 任翼聖

問曰三節

大國之卿足當小國之君故有為相之疑 何義門
惟不役志于享書原申曰不享意而孟子又加為其不成享句者
見雖不役志于享到底也有享之物今直曰不享似并其物而沒
之不知所以謂之享者不在物而在志既不役志矣豈復成享乎
故直曰不享也 任翼聖

國有大賢上之不能虛位避賢舉以自代次之不能郊迎長跪

進而問道乃徒修往還失相職矣受其幣而但以不成享為辭此亦君子處人以禮處

或問節

儲子久處鈞軸推賢讓能彼之職也彼習見聞孟子之賢用古幣聘禮虛已位以授之亦力所得之于齊王者此之不為聽其卑棲下邑而又驕蹇貴倨憚于一行幣交之時幸而與季任同在登受之列斯亦賢者之近情矣猶冀僕僕于相國之門哉然則不見儲子即曰為其為相可也

何義門

淳於章

通章以仁字為骨子以用不用為關鍵

說統

事齊無功由于不用而其去也又不悻悻為小丈夫故不為眾所知

廣矩訂

君子身之不用以至不得已而去寧使人謂我無益于國無功于世以為不知己者詭病而終不欲明其主之不用者斯君子用心之仁也

鍾伯敬

仁字是一章主腦孔子去魯何以微罪何以不苟委曲肫切之隱衷是其仁也眾人識君子之功安識君子之仁識君子于用之仁安識君子于不用之仁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第三節至末

何義門

淳於節

髡意仁有濟世之仁有獨善之仁必各成一種今在三卿中已非獨善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濟世兩路夾擊意却注重去邊任翼聖

居下節

五就湯五就桀于事未必有文王出于羨里之後紂使為西伯故進膠鬲于商而用之厥後膠鬲不臣周也湯之于桀若苗之有莠日惧其芟薙安敢進伊尹以嘗之伊尹于湯二聘而後起桀之昏暴五就之不如割烹負鼎者遠矣明屬附會書序自夏反作女鳩張惕菴女方皆附會也

凡經傳言三五非定一一為三三三為五也二者再三之祠五者

交互之名伊尹五就湯桀言往來交錯所謂治亦進亂亦進非定

二三為五也郝京山

仁不論爾我論爾我無私之心故或數人而彼此不同即不能繫責于三子仁亦不論先後論先後當然之理故或一人而始終各殊又何病乎君子哉郝京山

何必同非謂不必與古人同也此句只對自為為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當理自為亦可為人亦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非鳴高為人非徇俗時而為人時而自為非行止鶴突三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何必以一轍拘集解

孟子在齊王不能用不貶其道而去與孔子去魯一例但此意若

與髡言之則難為齊王矣故不忍明言而通章皆權詞以對此心實可告天地耳說個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眾人不識意已在其內 俞桐川

趙岐註以一者何也句為髡之問

魯繆二節

吳棫右云史記稱公儀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志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鄰國魯非昔日之魯反曰削也滋甚蓋誣之也按此言極是哀公之後為魯悼公史記言公室卑於三家歷百餘年魯仍不衰二家反漸滅即以孟子之時尚有地五百

里欲勝齊以取南陽非削弱可知則公儀子柳子思之力也董仲舒諄諄舉公儀子之事以崇漢武亦心服其賢並非無益人國孟子不與辨只以百里奚之用不用荅之鴻鵠已翔乎寥廓不必復視藪澤也 張楊菴

昔者節

齊侯護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做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 左傳

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檀弓

杞梁華周進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隳而隅

四書章句
爲之崩 說苑

傳不言哭孟子言哭本於檀弓子政城隅崩阨之說則又因檀弓孟子之文而附會之者也

聲有曲折爲謳長言爲歌變國俗謂國人變之皆篤於夫婦之倫似勝註

髡譏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著一未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 說統

淳于多少出筋露骨孟子却意思安閒又自然正大 蔣東委

孔子節

不脫者不遽脫也卽遲遲吾行意莫錯認作急遽受樂不去必待至此時故曰不遽若不脫冕則已遽矣 廣雅訂

人但知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識得 集解

以爲爲肉卽不知亦何以損于聖人以為爲無禮卽知亦何益于聖人 張京江

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曰自謂 朱子

虛齋謂以細故去國爲微罪欲以微罪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爲苟去在己亦有辭于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 紹聞

編

四書章句
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蓋明己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耳若照大全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用意忠厚矣
王己山

節首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
說統
吏衆人而能識君子又烏在爲衆人使君子而可令衆人識又烏

在爲君子 陳大士

五伯章

此章專罪大夫其罪諸侯者欲諸侯知罪而罪大夫也 鍾伯敬

五伯節

五伯對三王當以丁氏爲正竹書夏孔甲四年昆吾遷于許桀二十八年昆吾伐商三十年商征昆吾未克三十一年商自陟伐桀昆吾率師救桀湯克昆吾擒其君遂與桀戰于鳴條桀師敗遂出奔是桀所恃者昆吾昆吾亡桀亦亡也商外壬四年佻人入于班方以叛彭伯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二年王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是豕韋在商力足以制

四書章句
諸侯而身亦笑驚不忝也故國語曰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

任翼聖

白虎通釋五伯亦先列丁氏之說謂昆吾伯于夏大彭氏豕韋氏伯于殷齊桓晉文伯于周是對三王言之也

天子節

入其疆下分項巡狩述職一項而必言省畊省斂者古王者之強生于富富生于重農而愛民諸侯之職亦只是體王此意故慶讓都視其土地田野

任翼聖

養老兼國老庶老致仕之老蓋古養老必乞言故民情上通亦未有不賢而爲二老者故序在尊賢上虛齋謂即無凍餒之老謬矣

賢是賓師及左右備顧問隱逸備咨詢者故曰尊賢俊傑是百執事故曰在位

任翼聖

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而惡惡短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

王已

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移則有讓雖是責他猶有從容遜讓俟其改過之心見王者以德服人意

季彭山

五伯之罪在撻諸侯以伐諸侯則上述三王只趕出討而不伐二句

任翼聖

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撻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

天子之命亦湏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衆者雖爲伐實則是討蔡虛齋

只伯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日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爲摟伐矣故第二節當講伯者之無王不是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呂氏

桓公節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玉敦以盛血珠盤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書使心皆開關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尊卑以次歃乃坎其牲加

書于牲上而埋之鄭註周禮

凡盟禮殺牲歃血告示神明有背盟者神加殃焉有如此牲今諸侯論乎桓公之志不用殺牲但束縛之加載書而已孔穎達

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則桓公衣裳之會皆不歃血不獨葵邱也此句不甚重只以引起申明王禁耳

春秋魯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嚴震隆曰葵邱之會夏之會而秋之盟以大叔帶欲闖干王位故于宰孔既歸復會諸侯盟之宣王禁以風示于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指襄王也

由是叔帶終桓公之世不敢為亂此說得之 張揚菴

初命修身齊家之事再命由家及朝廷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此皆諸侯得自為者四命刑賞一稟于王五命修睦一稟于王士無世官天子之命大夫則世若齊之高國是也餘不得世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此士即大夫也特非命大夫耳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而言無攝者其下小宰小司徒諸職皆分也若概攝之是廢先王之官矣取士必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一適曰好德再適曰賢賢三適曰有功天子親試而用之其所自取亦獻賢能之書于王無專命也如此看方與上尊賢育才不同與下無專殺一例 任翼聖

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庶人至此為旅 說統

春秋會葵邱以前經書殺大夫者凡兩見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無罪則不稱死者名有罪則以國討為文然皆未聞請命于天子故四命及之 四書經註集證

曲防註以壅泉激水立解旱則專水利於己曰壅澇則遺水害於隣曰激 說統

楚邱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凡筵設黼辰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功甚大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四書韻學錄 卷六
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胡傳

齊桓之封衛遷邢楚平之封陳封蔡皆諸侯專封總與天子無關

考三傳三禮不但諸侯無封國之事亦並無告而可封之事雖告而封要之其意則仍是專封也桓公封衛安知當時不曾告孔子略之但書曰城楚邱告之語乃割自齊桓分明是伯者之政或謂註中封國邑國乃侯國邑乃卿大夫采邑非也邑卽指國言易比卦邑人不誠程傳云邑者居邑王者所都諸侯國中

也升卦升虛邑本義言有國邑之象左氏傳凡列國自稱皆曰做邑以上四命俱切本國事五命單指交隣無曲防無邊羅皆

是交隣事封國邑自切隣國如興滅繼絕之類安得又以邑指本國卿大夫言乎

左傳述葵邱之會但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而不及五命左氏蓋略之穀梁則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與孟子同而語有詳畧

長君節

凡世所稱敢於爲惡者莫如五伯然俱是大有才的人今之諸侯大抵皆是凡庸其才不足以爲惡所以成其惡而不可解者全在富強諸臣借此以爲逢迎地孟子所以分別箇罪之大小蓋惡之

成於長之者猶有限惟有逢之者然後敢於無王則無王之罪正逢君惡者之罪也

說統

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異悞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輔慶源

所以使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者今之大夫為之也外註林氏云五伯得罪于三王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皆出于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于今之大夫宜得罪于今之諸侯則同時矣乃諸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正得孟子此章本旨

魯欲章

聞慎子為將而憂聞正子為相而喜孟子雖不用于魯然念切

救民厥後伐齊之役畢竟聞言輒止其裨益于魯多矣

魯欲三節

魯嘗用吳起以禦齊敵矣其後齊結魏而攻魯魯不勝此隙之所由起耳殆其後樂毅謀齊諸侯仗義而下齊國則今日之所以乘齊之急者南陽可拱手而得乎乃孟子動之以殃民毅然以為不可非迂也小國而勝大國殃禍之變不可勝窮故小國最勝之道莫如中山矣破燕趙殺名將而中山以亡小國之輕大國莫如宋矣敗齊魏之師而偃王走死此其明鑑也今齊之強過于諸國魯之勁不敵宋與中山戰而一勝則廢先王之教負重怨于諸侯用兵之煩自此而始魯君安能晏然而慎將軍亦何以得固寵乎

張

魯為齊弱久矣本不敢覬覦齊地時值燕昭王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卽墨聊城未下魯于此時欲乘釁而動取南陽之地耳
曹石霞

曹說恰中情理蓋慎子亦非愚而無知齊若無釁豈敢妄動至于後來樂毅奔趙齊地盡復田單破燕之後率強兵責取南陽魯將何以待之小人謀國但見目前往往如此
張惕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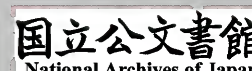
全謝山謂南陽卽汶陽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時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祔是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

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也
撫餘

戰國齊稱東帝與秦頡頏魯為弱國無故挑釁使齊折入于魯則難魯折入于齊則易耳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魯自是無寧日矣但此意若正言之則不可使聞于隣國惟折以正理古制之說魯知之不敢以小加大卽齊聞之亦不復以衆暴寡立言之善如此
張惕菴

慎子節

禽滑釐墨子弟子也慎子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于滑釐之



四書觀學錄 卷之八
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御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魯
平公因齊潛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
以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註
以滑釐為慎子名非也慎子本名到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
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
列第為上大夫所謂慎到即其人也本趙人蓋先仕齊後仕魯

吾明節

非此不足者言此已足也

韓求仲

周公二節

先王之分土昭名分也周公之功雖大皆人臣之所當為者耳先

王之班祿示等威也太公之功雖大亦人臣之所當為者耳

唐荆川

舉一周公而凡自公以降其為文昭而武穆者舉視此矣舉一太
公而凡自公以降其為疏附而禦侮者胥視此矣先王若曰勳戚
如二公而我國家之所裂土以酬者不過如此所以釋覬覦之私
為防微杜漸之深計尊屬如二公而兩大國之所剖符以滋者不
過如此所以廣藩屏之寄為建威銷釁之永圖

徐晦齋

今魯二節

魯滅國則有項鄆郟鄩須句根牟取邑則伐宋取郟與防伐齊取
穀伐莒取向鄆邶伐邾取訾婁繹濶東田及沂西田又晉分僖公

四書章句
以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分襄公以邾地自鄆水歸之於我越
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濼間邱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
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皆是并吞小國而得之也
四書經註集證

君子節

南陽之舉以事言之則非道以心言之則非仁

陸稼書

當道以事言志仁以心言可作兩對然看上文語意則志仁是本
旨宜一氣遞下板對未安至云引之當道自能志仁則本原之地不
清恐病根未除行事仍差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意正心也
蔡九霞
引君當道是君子事君之正君子之可盡者惟此志于仁必聽之
君節旨重志于仁向非引當道何以望君之志于仁哉志仁從當

道中得真西山蔡虛齋之解如此家引亦云志于仁是一氣遞下
語板對猶未安
徐山琢

引其君當道君子之可自必者也引君而君即志于仁又君子
之不能自必者也下句用而已矣二字正見君子引君當道之
心肫肫懇懇君之志不向于仁不休耳此謂君子之事君也

今之章

此與上章皆逢君之惡者故類記之
任翼聖

此即責備慎子之詞
張惕菴

今之二節

曰我能則尙未必能也曰求富之求爲強戰則尙不見其效也然

已引得君志鄉都差了

任翼聖

由今節

與之尙不能居何況去奪居之且不能一朝何況久乎

蔣東委

謀國而事富強此人臣之利而非人主之利此其害不見之力爭天下之時而見之已定天下之後試觀古來莫強于秦莫富于隋皆不再傳而失之方知孟子所言實千古著鑑也

白圭章

二十取一之說豈緊爲民夫亦祖其人棄我取人取我子之故智以漁奪其民是桀心而貉行者也

項水心

白圭以俯拾仰取之智而欲施于魚鹽技巧之邦祖欲取始與之

術而思駕于商鞅李悝之上所謂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在今日固儼然貉也俄而手持籌策心射重輕若猛獸鷲鳥之發是又儼然桀也有人于此其名堯也其實桀也人之疾之必百倍于桀也又况名貉而實桀也哉

黃陶菴

張彥陵謂白圭意在矯當時重歛愚謂圭誠在矯當時重歛則其言雖過其意未爲不善孟子以桀相形反不免大甚矣觀其築堤壅水原是個不仁底人渠何嘗惡重歛之虐民而欲矯之以上下章連類參觀意其足國之術必出于富桀者之所爲故孟子以桀相形而又與上章連類記之非無故也

周理衷

慎子是欲爲君強戰者白圭是欲闢土地充府庫者亦承上而類

四書傳學錄
卷六
記之 任真聖

戰國時兩白圭樂觀時變是一白圭其名也是魏文侯時人與孟子不同時見史記貨殖傳此章及下章又是一白圭丹其名而圭則其字也自趙岐合作一人林氏又因樂觀時變之語益以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等句轉相傳會而集註從之誤矣

白圭六節

嘗按職方之所掌以辨五穀之所宜并豫宜其五蓋全生之宜其四幽宜其三蓋廣生之宜其二蓋並生之宜惟荆揚宜其一蓋特生之而貉無一焉雖然亦有一焉非禾非稷非麥非菽黍而已

矣黍之爲物其粒似粟謂之穀屬可也其苗似蘆謂之草屬亦可也中國生之列于禾稷麥菽之間夷狄生之雜于藜莠蓬蒿之內卽謂之五穀不生也誰曰不然 周有土

既曰五穀不生又曰黍稷之漬得如此幹旋

欲輕節

先王立法定爲什一之則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言之 說統

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算及舟車亦勢之所必至

四書章句
若無末二語又為富桀者口實矣此最有關係 李卓吾

丹之章

曠乎天下之見而私智不萌于其間禹皆以水治水而不以禹治水也順乎萬物之理而運化不違其利禹皆以道治水而不敢以非道治水也 歸震川

辨輕賦提出堯舜什一之道辨治水提出大禹行所無事之道兩道字俱根帝王經世大猷以壓倒世俗之小見 青岩氏

丹之三節

禹之治水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漢自嶓冢導淮自桐栢其源未嘗不殊而其流之歸于海者未嘗不合此仁人之心

而治水之道也

白圭築堤障水以隣國為壑不知隣國規其意亦築堤障之則此水倒灌逆流吾國亦可為壑真愚人也 張陽菴

水逆節

以隣國為壑非仁人之智有不逮回仁人之心有不忍也

君子節

張橫渠解言君子之不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姚承菴解諒乃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渝若作諒字解則匹夫匹婦之為諒君子真而不諒俱非好字面李湘洲解君子不為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三說不同

俱與朱子解異然語類又云亮字恐當訓明字

亮者見之明也執者守之固也若不亮而欲執惡乎能執豈凝滯之見所能哉靜安而能慮亮之本也精義以研幾亮之用也隨時制宜而不期于必信亮之貞而固也好謀而成而不惑于多思亮之果而確也

張如憲

註亮信也然舜典有亮采之文義本訓明前輩此題文多以明誠分比由明生誠道理自是一串

魯欲章

總註只論為政不粘煞樂正能為政

任翼聖

魯欲節

是為天下喜是為天下用人喜不專為魯更不專為及門之徒

公孫節

戰國之時以力相雄長庶幾有英姿勇斷之流機變洽通之輩起而執政然後可以有聞于諸侯稱長于列國耳強智多聞之問甚非無為

陳國子

不是正子有強知多聞便不好只是正子非此三項人耳非此三項而孟子喜而不寐則無限色舉在其中矣

艾千子

三者皆政才然誤用其才則剛戾或以僨事刻深或以釀禍泥古或以紛更兼此數者以為政要未有不本于其人之好善而能出之各當其用者也

然則四節

或好善者而才足以運也則益以助其所長而出其緒餘可奏綦隆之理即好善者而才不足以運也亦不至窮于所短而擴其度量已基平治之規

湯霍林

以天下之善還之天下吾見善之有餘于天下而未見天下之有餘于善蓋善大而天下猶小也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吾見天下之不足以盡其善而未見善之不足以盡天下也蓋天下有盡而善無窮也

吳自牧

優于天下拓開思樂正未便到此緣他只在善信之間尙未便到充實而有光輝地位也而况魯國乎收合語意要得不即不離之妙

任翼聖

觀此問丑亦未嘗不知正子好善但以好善為未足耳孟子以優字抵足字大意味優者足之至也

夫苟節

夫苟好善與夫苟不好善對舉全放開不粘樂止說

任翼聖

信其善故告之以善願其善故告之以善親其善故告之以善以相臣之善而及天下則相臣之善皆天下之善以天下之善而告相臣則天下之善皆相臣之善而相臣之善愈以宏天下之善愈以廣

陸震若

精神全注皆將一字曰皆來則四海之善吾得畢收之曰將來

則四海之善吾亦得漸致之

不好節

強知多聞而一訑訑則強為剛復而知慮多私巧多聞識亦成飾

非拒諫之具矣 任翼聖

好言人惡以為讒希意諛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 說統

陳子章

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概去總

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 說統

陳子節

下三節相遞而下總見君子不苟于去就 盧文子

迎之二節

迎之是初見待時不是迎于境迎于郊敬在心致敬便在貌以有

禮又是進退周旋合式處不可以致敬屬心有禮屬貌 任翼聖

禮貌未衰而言弗行與言未行而禮貌之相似何故一去一就未

行者初至其國猶有望焉自此而進未可知也弗行者久居其國

由將行者退而弗行也為無望矣 任翼聖

免死云者所謂存其身以有待也明于此者不惟可以決去就之

義抑亦可以通辭受之權矣古之君子如此今之君子何如哉 張

彥陵

舜發章

人生只有憂患一途聖賢直苦到底是關熱場中棒喝周介生

要知生于憂患正聖賢為天地立心處馬君常

通章只重生于憂患節人都看得憂患之至不如無生而豔想生于安樂中者不知憂患中有多少好處大聖大賢之動心忍性增益在此人之能作能喻亦在此即有國之不亡亦在此識得憂患足以生我則不徒以憂患為苦而勃然振興自有所不能已矣任翼聖

舜發節

論夫前無所藉後無所憑旁無所代一旦起而莫有加也如是者謂之發論夫上無所接下無所仰身無所建一旦遇而大有為也

如是者謂之舉子血端士

君曰發相曰舉發論在下節此處特流覽往古感諸人遇食絕奇耳

舉于士與版築略同舉于海與畎畝略同舉于市與魚鹽略同如若人者雖不得與舜說膠鬲較其德業而粗有成就其所從來亦未可盡泯也厲鶚

傳說出于胥靡之中一旦舉用眾必駭懼故高宗託諸夢寐以服羣臣耳劉道原

高宗之于傳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哉惟其踈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于天下也故假諸夢以神之陳傳良

四書觀學錄 丁丑卷六
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賢而隱者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孔安國

胥相也靡率也相率而為工作所以罰罪之輕者如漢之城旦
春是也說非胥靡乃代胥靡而築于野者金仁山已明言之時人
以傳說為胥靡亦坐習焉而不察耳

書序高宗使百二求說于野

孫叔敖履歷認不清楚金仁山云即為艾獵也講章從之今按為
艾獵即為賈之子為賈尚幼即知子玉之剛而無禮必債事楚之
賢臣其子不舉于海矣荀鄉呂覽只言孫叔敖期思之鄉人期思
四書釋地云在固始今河南光州地不近海金仁山又云在弋陽

今江西也吳頭楚尾即此地戰國時吳越皆為楚所滅海正楚之
界內從荀鄉呂覽之說為長 張揚庵

叔敖居寢丘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
海濱其稱舉于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于
海禹貢稱淮海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而
曰至于南海一類 四書正事括畧

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
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
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為上卿然則百里奚為人犧牲
即為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于

市非有二也

周理衷

故天節

行猶動也句末為字乃作行事看即昌黎動而得謗之動字蓋一行字中包得無數為字在內若但看作行事之行謂行事拂亂不惟與所為為字重複抑且行祇一行不見動輒齟齬之意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

輔慶源

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所云性氣大凡任情而逞者未有不輕試而喪功者也惟忍乃能有濟使剛銳圭角之氣盡歸含忍斯能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即此便是增益處

蘇紫溪

此解更透切入情

義理之心良能之所由出也有以動之則義理昭著而疑懼可消自覺猷為之易達氣質之性良能之所由蔽也有以忍之則氣質清明而艱難備悉不覺智勇之日生

錢有成

增益不能即從動忍勘出方是聖賢之所謂能與世俗號稱才華者迥別

方望溪

動心承苦心志句忍性承勞筋骨二句增益不能承行拂亂句本大全陳定宇說勝大任是能却皆吾心性為之心性本也才能用也

舜大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儆省若傳

四書章句卷六
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于此也 陳新安

天之生庸人也恒逸而生聖賢也恒勞天之待庸人也以順而成聖賢也以逆 曹鑑倫

細玩章意及程子云若要熟讀從這裏過畢竟說英雄分上多說聖賢分上少雖首句偶從舜說起切勿將孔孟顏曾心性都一例看 徐山琢

不特近世功名之徒窮而自奮而帝臣王佐之材亦若假靈于冥默者以是知天命之性墮于氣質之中雖上知亦必變動而光明不特叔季遭遇之難士多側陋而唐虞殷周之盛亦有播棄于幽遐者以是知大業之起生于藏器之深雖明時亦逆艱而啓聖 李

安溪

古亦有降大任而未歷艱苦者如金天之繼父伊者之紹兄是也不知肝食宵衣聖賢自有神明之艱苦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也獨優古亦有習窮奇而究不降大任者如孤竹以首陽終尼山以布衣老是也不知維風敦節聖人自有名教之大任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獨濇 張榕端

人恆節

困是逼煞施展不開衡是梗塞總不順利 任翼聖

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 王觀濤

作者努力之謂喻者曉事之謂

四書勸學錄

卷六

三

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衡徵發是跌脚而後轉步

洪覺山

勢不逆則其机不轉必至更無餘地以相解而後鼓勵生焉困衡者逆而之順之机也事不窒則其情不感必至并無餘地以待我而後愧悟形焉徵發者窒極而通之候也

此人字比上降一層却是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知過亦不能改矣

張惕菴

上節須看必先字此節須看而後字天之成人也常在先人之自成也常在後

謝山子

八則節

外患如巫臣在晉子胥在吳皆是

蔡虛齋

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

錢緒山

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何義門

上三節正說起下生于憂患此節反說起下死于安樂增出反面相形倍加儆切

任翼聖

困心橫慮徵色發聲憂患之境也作喻則生之途也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安樂之境也國亡則死之途也兩恒字對上節天字雖未必一一皆天意之所為要其理則有不可誣者

然後節

末節只宜直入恆過兩節不宜因尹氏註總上四節來

何義門

人善憂則多節善患則多慎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持盈定傾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人安過則語偷樂過則生德害所不至則苦于一至也疾所不乘則苦于一乘也安意肆志國猶不堪而况於人乎

徐思曠

世有憂患而未必生蓋臣義士動以身殉而不知其取日月而薄雲霄者皆生氣也世更多安樂而未必死官室妻妾滿享終身而不知其思慮荒而視聽憤者皆死氣也

凌名柯

憂患安樂以心言不以境言

憂患所以生我然則畏憂患者不悅生者也安樂所以死我然則喜安樂者不畏死者也自古生而至今不死者惟聖賢人苟

欲為聖賢之生也即奈何棄勞苦窮餓拂逆諸境乎哉做發龔躡在然後知三字舜說諸聖賢其先知者然誠觀於天人之際而得夫斯理之甚恒焉亦無恨其知之晚也

教亦節

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說統

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感悟而後可為教誨也
不屑教處尙是教則諄諄而教者更何如着一子字教渠輩用心體認

任翼聖

弘化己已

問所



四書章句
卷六

天

